



柯云路畅销作品系列

中国情爱小说史诗作品



# 情人

LOVER  
柯云路 著

中国虚构类文学作品  
销售排行榜第一位

中国作协副主席

陈建功

著名文学评论家

白桦

汪兆骞

雷达

一致推崇

最适合与爱人恋人  
分享的爱情小说



广东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悦读书·悦旅行·悦享人生



柯云路畅销作品系列

中国情爱小说史诗作品



LOVER  
柯云路 著

# 情人

 廣東旅游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人 / 柯云路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80766-685-1

I. ①情… II. ①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7748 号

责任编辑: 何 阳

封面设计: 天之赋

责任校对: 李瑞苑

责任技编: 刘振华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76 号中侨大厦 22 楼 D、E 单元 邮编: 510095)

邮购电话: 020-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ourpress.cn

北京市昌平开拓印刷厂印刷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上苑秦屯村)

710×1000 毫米 16 开 20 印张 320 千字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 序 曲

—

五十年代末，京城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故事。

男的是有妇之夫，有一些地位，有一些模样，有一些委婉曲折的手段，也有一些缠绵动人的话语。那个对自己身前身后思虑不周的女演员，懵懵懂懂地就把自己交给了对方。

那是一次悲欢离合的做爱；那是一次不断要谛听一下门外走廊上脚步声的做爱；那是一次对窗边移动过的每一次人影都要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其走过去的做爱；那是一次男性充满了罪恶快感的做爱；那是一次女人无暇顾及后果的做爱；那是一次男性磊落而又猥琐地品尝禁果的做爱；那是一次女性充满了迷乱新奇、不安幻想的做爱；那是一次既要预防着什么但在纠缠与激动中又没有设置充分措施的做爱。

在一刻间交合了两个生命。

女孩在渴望永远得到爱抚的奉献中，有那么点激动又惶恐、幸福又迷乱。那是一个梦一般的身心展露。

当女孩第一次解脱衣服敞开身体接纳一个男人的时候，这种感觉可以说是开天辟地的。她在一瞬间就理解了什么叫处女地。她能够体会到处女地被开垦时的感觉。她或许会变得更有生机，长满了壮美的庄稼，

风吹过来绿色一片，金黄一片；但那茸茸的、长满野草的处女地从此消失了。

这一结合，男方没有太明确的允诺，女方也只有朦胧的期待。留下的是一个受精卵的成长，一个在那个年代中躲躲藏藏、不见天日的生育。

开垦处女地的男人撤退了，不知天南海北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年轻的女演员从此离开了舞台，被剥夺掉一切，理所当然地沦落了。

这个受精卵化成的女婴，被送给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家庭，在黄土高原的一个小城镇开始了她的生涯。

她叫田秀秀。

## 二

收养田秀秀的是一对淳朴的市民，婚后多年尚无生育。他们很喜欢这个女孩，但在这个弥漫着传统文化的小城镇中，他们可能觉得男孩子更好。于是，他们从小便把这个女孩当男孩打扮，留短短的头，穿男孩的衣服。

小女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她喜欢听别人说，这个女孩子真跟男孩一样，像个假小子，觉得这是最好的夸奖。

她喜欢和男孩子一样爬树，喜欢和男孩子一块跑步，看谁跑得快。冬天下雪了，她和男孩子一起打雪仗，她比男孩子更勇敢。

在厚厚的雪原上，她领着自己的队伍呼啸着扑向对方，喊叫着，喧闹着，抛掷着雪球，往男孩的脖子里灌雪。

对方反扑过来，几个男孩按住她，往她脖子里塞雪球，她勇猛地挣扎着转动身体，抡圆了手臂，把男孩子甩开，和他们进行激烈的搏斗。那时候，她觉得自己泼辣勇敢，天不怕地不怕。

她自然和所有的孩子一样，认为养育自己的是亲生父母。每天要等

爸爸妈妈吆喝着才会恋恋不舍地撂下玩耍的伙伴们跑回家。在饭桌上想吃什么就抓什么，吃完饭撂下碗筷就往外跑。

不知哪一天，她发现妈妈的肚子大了，走路时的脚步慢了。慢慢地，她知道妈妈要生小孩了，她带着一种朦胧的复杂心理，等待着这个变化。

这一天，家里进进出出着一些穿白衣服的人。里屋门关着，爸爸搓着手，在外屋焦急又兴奋地走来走去。听见妈妈嘶哑着声音大声喊叫着。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听见婴儿哇哇的哭声。又过了一会儿，里面有人出来，对爸爸说：生了，恭喜你，是个小子！看见爸爸两眼发亮，用一只手的手掌搓着另一只手的拳头。

家里多了小弟弟，自然多了很多快乐。她为妈妈跑来跑去地干活，递个手巾，端个水杯，拿个脸盆，然而，她无法驱散心中隐隐的不安。

这一天，弟弟躺在炕上哭，她便把弟弟抱起来，学着大人那样哄着怀里的小弟弟。院子里的妈妈听到哭声，赶进来猛一推门，把她撞倒了。弟弟在她怀里受了惊吓，哭得更厉害了。

妈妈冲进屋连忙把弟弟抱起来，大声训斥着：不让你抱，你为什么偏抱！一边掸着弟弟身上的土，转圈察看他有没有碰破的地方。

爸爸正好下班回来，问：怎么回事？妈妈说：她把小小摔到地下了。

爸爸不问青红皂白地训斥道：添什么乱！抡起手臂就把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田秀秀狠打了几下。

田秀秀悄声无言地走出去了。

这是一个大雪覆盖的冬天，她呵着白气在行人稀寥的街上走着。路边的雪挺厚，有着错乱的车辙印和散乱脚印。一只黑毛白花的小狗在路边的垃圾堆上刨食。见她过来，狗转过头，露出一个善良的打量。

小城镇的郊区本来就比较冷落，大雪封路，更冷清一些。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不知走了多远，路两旁只有光秃秃的杨树伴随着她，

前边更荒凉了。

天阴沉沉的，她觉得不该往前走了，也便懵懵懂懂地站住。路边有一个破木板钉成的小屋子，小岗亭一样倚着一棵老树。隔着不清不楚的玻璃，可以看见红红绿绿的香烟糖果。

她在小铺前站住了，不知该不该由此回头，一辆大卡车从后面过来，卷着雪浪开走了。

一个戴着破皮帽的男人招呼她，好像问了她几句话，又把她让到屋子里烤火，她好像就在火边了，一只粗糙的黑手伸过来，递给她两块糖。

她摇了摇头。

似乎对方哄着她，问她是不是在家里挨了打，她便两眼恍惚地点了一下头。戴破皮帽的人在火边坐下，把她揽过来，用腿轻轻夹着她，抚弄她的头发、脸、手，隔着衣服捏她的胳膊，捏她的腿。

她觉得很舒服，朦朦胧胧中做了一个梦：火烧得很美丽，她暖暖和和地躺在火中，像躺在一个摇篮里，再冷的冰天雪地都不怕。

火温暖地烤着她，舒服地抚摸融化着她。然而，她慢慢从梦中醒来，细嫩的皮肤感到了粗糙的抚摸。那个男人把手伸进她的衣服，从上往下摸到裤子里。

她开始挣脱。对方用腿紧紧夹住她，继续摸着她下边的身体。她挣不动。对方是一座大山，她是一根小草。对方是个老虎，她是个小兔子，小羊羔。

她大声嚷起来，对方只是嘿嘿地笑。外面好像又有汽车开过去，对方就用另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她挣扎着，一口咬住对方的手。这时有一辆卡车在店铺前停下，有人喊着要买烟。

她跑出来了，沿着回家的路疯狂地跑着。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又跌倒了。

天黑时分，她回到了离家不远的街道上。



这里有灯火了。刚才在垃圾堆旁觅食的小花狗又在路边出现了，还是那样善良地打量着她。她不想往前走了。小花狗在地上嗅了嗅，搭讪地走过来。

她在一个倒扣的箩筐上坐下来。小花狗在她身边站住，头靠着她。她神思恍惚地摸着小花狗的头，捏着它的耳朵。

听见脚步声，有人在面前站住，说：秀秀，回家吃饭吧，找你半天了，妈妈都急坏了。

是爸爸的声音。

### 三

自从在那个雪夜出走以后，她的骄傲受了一点挫折。又有了一个小妹妹之后，她在家里的位置又下降了一点。

这一天，邻居家结婚，放鞭炮，摆酒席，肉香飘三里。门窗贴着大红喜字。屋里点着红红的蜡烛。鞭炮的硝烟划出一道道青色的弧线，飘起一个个白色的圆圈。院子一角，大灶的风箱拉得呼嗒呼嗒响，火苗欢唱着蹿出来，高高的笼屉呼呼冒着白汽。

她和一群小孩挤在人群里看热闹。看了一阵，她和一群男孩喊着跑到了街上，跑向蛤蟆岭。

那只冬夜中相识的小花狗欢快地跟在她的身后。

眼前是一道断崖，隔着深深的沟壑，对面立起的是更高的断崖，再往远看，天边展开的是起起伏伏的黄土坡。他们在断崖边站住了，下面的峡谷挺深，断崖边长满了野草荆棘。远远的山坡上，有牛儿在犁地，有马儿在犁地，扶犁的人扬着鞭子，传来悠远的吆喝声。

田秀秀正要指挥自己的队伍行动，一个男孩说：我要尿泡尿。说着，就挺起小肚子。有谁喊了一声：咱们一起尿，看谁尿得远！

立时，一群男孩子排成一条直线，左右看齐着，谁都不能越线，然



后喊着：一、二、三！

十几个男孩面对着天地山野，雄赳赳地亮出自己的小鸡鸡，把细小的水柱喷射出去，十几道弧线在夕阳下金光闪闪。小肚子越挺越高，小男孩的标志像一门门大炮，在天地中耀武扬威。

她被冷落了，傻傻地站在一旁，有点羞怯地侧过身去，似乎又带着真心的好奇与欢喜转过头看着这壮观美丽的场面。

突然，她的心中被什么东西触动了。她产生了一个矛盾的状态，既想解开裤子，蹲下来撒泡尿，又幻想着也能这样挺着肚子，把尿射出去。

她有些迷乱，不知自己是男孩还是女孩。很快，这种混乱沉淀下去了，在真正的男孩面前，她第一次产生了自卑，也第一次体味到女孩子的感觉，体味到不和男孩子竞争什么，只是在一旁温和地欣赏他们的角色。

男孩子们尿完了，纷纷收回武器。这时候，他们似乎才发现了在一旁静静站立的她。

她几乎比所有的男孩都略高一点，此刻，脸上带着温和腼腆的微笑，夕阳照得她的脸闪闪发亮。

离她最近的一个男孩脸红了，他尽可能延续着一路刮风般冲锋的锐气，问了一句：你刚才偷看没有？

她甩了甩和男孩子一样短的头发，回了一句：有什么好看的？

这一瞬间，这群男孩子突然意识到什么，脸皮厚的脸皮薄的，好意思的和不好意思的，在一股子恶作剧的兴奋中，全都嗷嗷叫着围住她，把小鸡鸡又都掏了出来：看！看！叫你看！

她一下来劲儿了，从地下捡起一根树棍，喊了一声：缴枪不杀！就朝男孩们挥过去。那边慌忙收回自己的家伙，嗷嗷叫着转身往回跑。她便扬着树枝在后面一路追杀过去。

终于，男孩们跑不动了，她也追上来了，她和他们重新混为一体，

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往前走了。

他们似乎忘记这个差别了。

然而，从这一天起，田秀秀明确地知道，她像男孩，但到底是女孩。

#### 四

终于有一天，她知道自己是要来的孩子。

告诉她的，是千里迢迢来看她的姥姥。

她独自走出家门，小花狗巴巴地跟在身后。她走到蛤蟆岭上，在断崖边坐下了。

夕阳斜挂的傍晚，天空一片灿烂的橙黄。

已经是秋天了。参差错落的断崖上，一些荒荒唐唐的芦苇浮动白花花的波浪。她搂着双膝坐在那里，狗儿偎在她身旁，两只前爪直立。远处传来火车的长鸣，晃动着这个死一般寂静的图画。

回到家了，父母招呼她吃饭，她摇摇头。不知为什么，父母小心翼翼地相互看了看。父亲脸红红的，呼吸重重的带有酒气。母亲头发有些凌乱，手是粗糙的，胸脯坠坠的，浑身散发着热烘烘的气味。

她不是他们播下的种子。这个家，这个气味，虽然在这么多年浸濡了她，但在她小小年龄的直觉中，她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和他们没有血缘联系。

她一定有一个白白净净的父亲，一个白白净净的母亲。这样想着，她拿起饭碗。

晚上，一家人都倒在炕上，睡了。

月光照进来，照亮家里的一壁墙。她轻轻摸着自己的身体，觉得自己白白净净，和这个家的颜色有着分别。

听见父母在炕的那一头响动着，窸窸窣窣地摸索着，隐隐约约觉得父亲翻身压在了母亲身上。她紧张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她把头埋在被子里，用手按住耳朵，她听不见那边的声音了。

朦朦胧胧中，她眼前又浮现出了类似的图像，那是和自己的诞生有关系的。让她浑身一阵又一阵战栗的是，眼前的图像如此清晰，如被月光照亮一样。

她使劲眨着眼，想驱走这个图像。这个图像却总在眼前浮现，她甚至能够看清楚那个房屋：一边是门，一边是窗，窗帘被夜晚的路灯照亮。外面有树，有柏油路，有高高的院门，门柱上有乳白色的大灯。

她不得不拉下被子，现实的情景逼退了幻觉中的图画，炕的那一边也已经没有声音。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月光不知什么时候移过来，照在了她的身上，她觉得自己浑身清白明亮，像白雪公主。

她把梦寄托在这片照亮她的月光之中。



# 目录

序  
曲

| 001

## 【第一篇】相遇的通俗故事

杜永康抓住田秀秀的双肩，把她轻轻揽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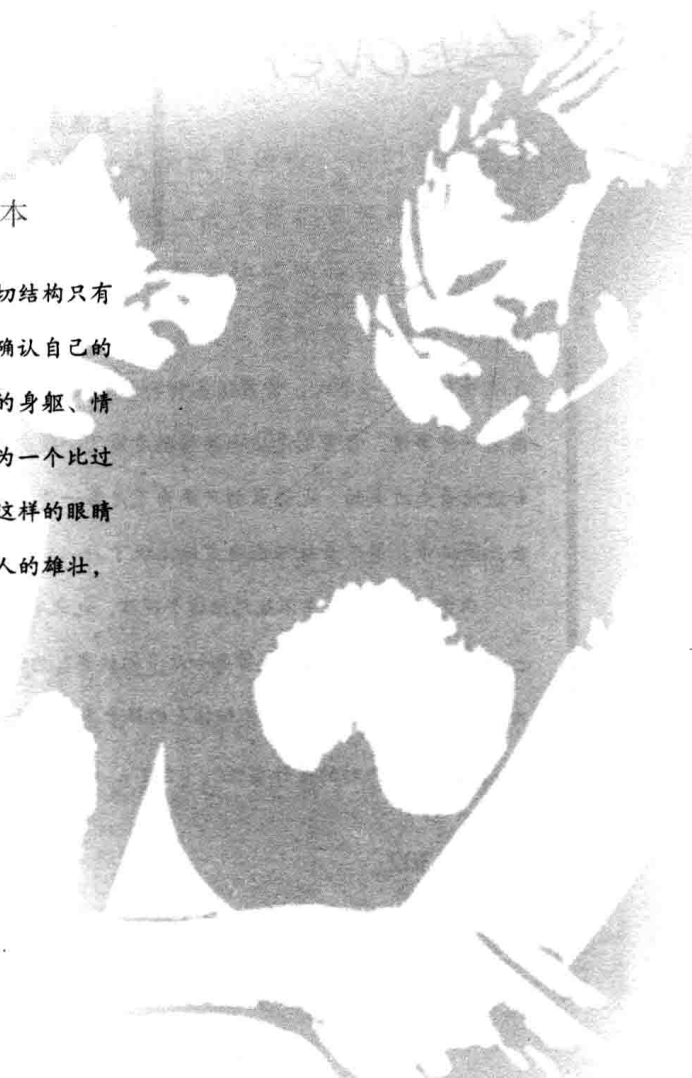
田秀秀很善良地对待了这个动作，当他离她比较近的时候，她的身体表达出一个礼貌的拒绝。

我可以吻你一下吗？杜永康问。

田秀秀把脸别过去，垂下眼，咬住嘴唇，停了一会儿，转过头来，在月光下看着他说：不。|001

## 【第二篇】男女身心合一的现实主义文本

一切故事只有在叙说中才得以存在，一切结构只有在实现中才得以存在。一切男人也是实现中确认自己的存在。有了田秀秀，他真正知道了自己有力的身躯、情感如何表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成为一个比过去有力量得多、成熟得多的男人了。当他用这样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他发现，世界不是更显出男人的雄壮，而是更显出女人的温柔。|069



### 【第三篇】难以究竟的相互纠缠

在久久的挣扎、甩脱的排斥中，在久久的安慰、亲吻的压迫中，两个人的身体有了越来越激动、慢慢又比较平稳温和的相贴。夕阳早已西下，收尽了它留在天空的一多半光明。深沟对面的山坡上，牧羊人连同他的羊群都漫得远远的，几乎看不见了，大地显出空旷和寂静。沟壑这边的山坡上，收割过的庄稼地与地端的野草在秋天的傍晚舒舒服服地弥漫着，一束白色的芦花在他们身旁随风摇摆。 | 149

## 情人 Lover

### 【第四篇】不可抗拒的命运

阴霾的天气，凄惨的北风，灰溜溜的街道，鼠窜般的行人，东倒西歪的酒幌、招牌，垃圾堆上飞舞的碎纸，都让她感到生活的窒闷与无聊。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原本相互隔离。想起自己曾经浑身烫热地与一个男人在黄河流域碧蓝如装饰的天空下有过的感情冲动，她不仅觉得遥远，如旷古的历史，而且陌生、滑稽，难以理解。 | 199

### 【第五篇】再造一个男人

命运安排一个人，常常用各种巧妙的手段。一个人走上某一条道路，做某一件事情，常常不是从一开始就看清了全貌，而是一步一步被命运诱使和迫使着走过来的。也许最初只是为了走第一步，不曾想到第一步一旦走出去，第二步、第三步就不由自主地出现了。

田秀秀在那时还来不及总结这个规律，也来不及审视自己的过去，为什么一个悬崖绝壁前的初吻就能带来如此多的故事？为什么故事已经中止了，就因为她去医院看望了一下已成为植物人的杜永康，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故事？

现在，她面对的是什么呢？ | 229

尾 声 | 302

后 记 | 305



# 情人 Lover

## 第一篇 相遇的通俗故事

杜永康抓住田秀秀的双肩，把她轻轻揽过来。

田秀秀很善良地对待了这个动作，当他离她比较近的时候，她的身体表达出一个礼貌的拒绝。

我可以吻你一下吗？杜永康问。

田秀秀把脸别过去，垂下眼，咬住嘴唇，停了一会儿，转过头来，在月光下看着他说：不。



黄河流域漫延着很多河流，高原山脉起伏。起伏的山脉被河流分割成迷乱的图画，铺开着一片又一片平缓的黄土地。黄土地高高低低，像黄色的镜面一样摆在千山万岭中，道路将它们连通。

千百年来，在这些崎岖而平凡的道路上演绎着无数的争战，发生着许许多多悲欢离合又平平常常的故事，修建了又毁坏了不知多少座城市。如今，现代的铁路和公路穿透千山万岭，将城市与农村编织在一起，更多的现代信息，又把黄土高原和人类生存的地球连接在一起。

这个离省城不远的小城，被广大的农田、稀疏的村落包围着，被铁路从中间分割开，在它的四周弥漫展开的是城市和农村的过渡状态。

被楼房和店铺相夹的一条马路，路这边可能越来越稠闹，进入像模像样的城市，而路那边，楼房店铺的后面已经是村庄了。村庄后面是田地、水渠，是犁地的牛儿、马儿和拖拉机了。

在这片过渡的地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院落。它是城市的居民院落，也可以看成是城郊的农村院落。烟气袅袅中，新的黎明升起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个院落中要叙述的故事了。

那个小女孩就在这个院落中，她已经长大了。当我们走近她的时候，她正遇到人类故事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小小情节：今天是她十八岁的生日。

当田秀秀早早起来的时候，她感到一种特别的生理冲动。她在独自居住的小屋子里打来一盆凉水，将自己周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隔着窗帘，院子里的黎明还是蒙昧的，一个鸡鸣狗吠的梦幻在残夜中浮荡。她拉开了电灯，照着自己结实匀称的裸体。



她的身体很白很白，白得和这个院落不协调。红砖红瓦的房子，黑色的土地，父母居住的正房里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年画：画里有抱着金色稻穗、戴着红布兜兜的胖娃娃，有笑呵呵的老寿星，有富贵满脸的福星，有慈眉善目的寿星，有古古旧旧的红木家具。只有这个小屋是自己布置的，似乎与自己还和谐一些。可那个和谐也是有限的。

她摸了摸双乳，摸了摸腰身，摸了摸双臀，摸了摸小腹，也含蓄地摸了摸女人最隐秘的部位。那春天一样的茸毛，已经远比几年前更茂密了，她又摸了摸自己的大腿。刚被凉水洗过，全身凉凉的，一个寒噤从体内抖上来。她甩了一下稍有点湿漉的头发，水珠落在脸上，感觉很舒服。

然后，她迅速地从里到外把衣服穿好，然后转圈抡着把紫红色的书包背上，拿起自行车钥匙，一阵风似的刮出自己的小屋。

家里的小狗黄黄立刻摇着尾巴跑过来，在她脚底下嗅着、拱着，立起两只前爪趴在她身上。她摸了摸黄黄的耳朵，捋着它的脊背拍了拍它，狗便听从地落爪回地。

她又推门进了对面一间侧房：快起！快起！她叫着。

上中学的弟弟在床上哼哼着还未醒来，一条腿露在被子外面，将被子夹在腿下，她走上去，拽被子，推弟弟，弟弟哼哼唧唧：我还没醒呢。

她便在他肋骨上胳膊他：快醒！快醒！弟弟挥手推着她，这个长度已经跟她相当的弟弟躺在床上，浑身散发的熟睡一夜的烘烘热气，扑面熏着她。

男孩子的大腿粗壮有力，她一瞬间有点模糊的异样感觉，便尤其用姐姐的严厉态度使劲推了一把：快起来吧，你待会儿要上学去了。醒不醒我不管你了。

她转身出门，骑上自行车，一阵风刮走了。黄黄欢快地跟在后面跑。她骑着车，与奔跑的小狗合成一个阵势，穿过小城过渡地段的街道上公路，这是一条通往几十里地外省城的公路。

她的车骑得飞快，田野村庄在眼前掠过，狗也跑得飞快，她经常像演马戏的一样俯下身，用手抚摸与她相贴奔跑的小狗。黄黄也非常默

契地配合着她。

跑得够远了，她挥挥手道：黄黄，回去！狗便慢慢站住了，恋恋不舍地停在那里望着她。

一路风，她骑到了省城大学。

一进入这个高等学府，她便极力把自己变成另一个样子。

车放下了，锁上了，她在川流不息的校园小路上走着，一边走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图钉。她把图钉含到了嘴里。

小图钉圆圆的顶帽，尖尖的针尖，在她嘴里立刻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存在。这个存在带着冰凉的金属感觉，一下子使她镇静下来。她的步伐不再急匆匆了，动作也沉稳了，最重要的，是这个存在使得她不便于风风火火、滔滔不绝和别人说话了。

她从中学时代起就是个尖嘴利舌的女孩，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她在这些年中常常有一些不顺利。因为话多，因为直率，因为有什么说什么，有人在中学的时候就说她是小市民。她气愤这个说法，当她踏进大学的时候，她决心改变自己的性格。

学校里熙熙攘攘，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届学生，校园里走动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些脸蛋像她一样年轻，有些使你分不清他是老师还是同学。

此刻，当她走在校园里的時候，突然有一种异样的预感，觉得要发生点什么。这种预感十分强烈，甚至触动了她对昨天梦境的依稀回忆。梦中好像有一个故事，像一个遥远的记忆，现在一时又想不起来。

她就这样在白杨树相夹的路上走着。旁边是操场，是花坛，是男男女女的学生，是早晨的阳光。她用舌头在嘴里移动着图钉，使口腔能够舒服一点。

因为含着图钉，就多了很多的唾液，她不得不经常把唾液咽下去，又要稳定住图钉的位置。图钉和每一个牙齿发生关系的时候，牙齿与金属轻轻碰撞发出的可以觉察的音响，使她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

不时有认识的同学冲她打招呼，她便一一微笑着点头回应。一个图钉把她的言谈举止都整理成另一种样子了。